炎興下帙八十一

起紹興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午盡其日

十八日丙午金人廢劉豫

金人既執劉麟乃馳赴京城下由梁門外登城以百騎守宣德門東華左右掖門副元帥兀朮（改作烏珠）並三路都統阿魯（改作呵嚕）陂（改作伯奇）五郎君三騎直突入東華門問劉齊王何在僞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兀朮（改作烏珠）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問劉齊王何在僞宮人揭簾應云在講武殿閱射講武殿劉豫毀明

堂以明堂建殿也三騎馳往直陞殿豫遽欲退更衣
兀朮改作烏珠下馬執其手曰不須近有急公事同登門
議於是同行至宣德門傍遽命僞侍從開門就東闕
亭少立兀朮改作烏珠乃麾小校以小黃馬强豫乘之且
曰元帥請到寨中議事豫始覺其謀撫掌大笑上馬
衞從猶數十人三酋改作帥露刃夾之而行過豫僞御
馬院命換馬出梁門囚於金明池廢爲蜀王年六十
五豫初僭立以闕錢流傳乃置交子立法七年換至
是豫立七年廢丁未金人率僞文武百官軍民僧道
耆老等拜詔於宣德門下詔曰敕行臺尚書省朕丕

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昇平故自濁河之
南割爲隣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因
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
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甯負而君無滋民患已
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
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罪已甚不能
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餘
事件已委所司逐一下元帥府去處分不盡之事亦
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乃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宣詔畢二酋改作帥從素隊數十人頂數丈

長柄上紫傘立於西朶樓相對西街僞丞相張昂李鄴范恭等立東朶樓相對趨前欲拜撻懶改作達蘭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不須勞拜者三然後昂等次第進揖遜謝訖次又依前見兀朮改作烏珠兀朮直立或摑耳或摑面旁若無人不爲禮刪兀朮至此十七字禮畢二酋改作帥歸東府以數千騎往來遶大內御街循環不絕仍使小番改作分行街巷揚言曰不用爾爲簽軍不要爾免行錢不要爾五釐錢爲爾敲殺貌事人請爾舊主人來此坐教爾懣快活簽軍卽日皆散已起者人馬器甲徑歸東京元來營分願歸農者納馬逐便金人

得豫馬四萬餘匹在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匹金一百二十萬兩銀六千萬兩。舊校云劉豫事迹作銀一千六十餘萬糧九十萬石方州總數又倍之豫內庭嬪御一百七十人姙娠者九人麟婢妾一百二十人父子雖外示儉樸而內爲淫泆以獻女獻妻進姨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者紛紛皆是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媳婦伴送麟以二人進豫豫遂以公謹爲僞皇子府准備差委監理料庫有長葛令侯湜者人告其入邑贓近萬緡湜計窮遂飾姪女進豫冀其倖免勘官馬楫觀望從輕擬斷合除名勒停豫曰

使功不如使過卽命湜爲帶金牌天使陝西五路傳
宣撫問回授臨汝倅其用人如此在僞位八年四民
凡含齒戴髮上自耆老下至齠齔微至倡優無不日
納官錢以內庭種菜出賣京師池塘計荷葉數目猥
屑不可盡言士民凡出語言稍涉時忌者並許人告
得其情告者受賞或遭誣執告者免罪由是小人得
志父子不敢隱語如負擔相遇或相問曰那里去若
應云南頭去便以亂道言語斬之衣著稍或鮮麗又
以爲宋之頑民尙仍舊態斬之專務以猛濟寬不覺
失於大酷劉觀劉復劉益皆豫之弟猊乃觀之子悉

務聚斂皆乏遠圖唯益屈已待士疏財重義頗得士
卒歡心講武之暇涉獵書史以儒術緣飾吏事虜改作
金人亦忌之刪此三字廢豫日先爲所執先是邢希戴毛
澄之徒皆以忠言告豫令密通朝廷豫殺之旣廢遷
相州留錢五萬命道士修醮謝諸直言者豫初僭立
奔附者衆識者譏之云濃磨一鋌兩鋌墨畫出千年
萬年樹誤得百鳥盡飛來踏枝不著空飛去輕薄子
撰造詩曲指爲笑端不可勝記豫拘於瓊林苑常蹙
額告撻懶改作達蘭云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唯元帥
哀憐之撻懶改作達蘭曰劉蜀王劉蜀王爾猶自不知罪

過獨不見趙氏少主出京日萬姓燃頂煉臂香煙如雲霧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廢了爾後京城內無一人爲爾煩惱做人猶自不知罪過朝廷還爾奴婢骨肉各與爾父子錢物一庫煞好豫默然語塞豫之族人劉珏者金槍班直人也豫令知長安到長安日蓬蒿中得三二人珏措置招人措置屯田之類曲盡其法甚得軍民之情豫廢後金人復以珏爲轉運使來長安諸處人歸之金人懼焉金國遂以詔命召珏到鄭州藥殺之

右從政郎楊堯弼作僞豫傳曰謹按春秋大法聖人書於經褒貶善惡彰著以昭示後世臣子之觀戒若諸侯之善如美齊侯懿晉文有翊輔周室之力攘夷狄之功 删此五字則書爵以尊之卿大夫之忠賢如魯季子來歸有歸國家之忠齊高子來盟仲孫省難存邾鄫國書字以賢之宋孔父正色於朝司城司馬死節之義書官以貴之褒而美之以代其賞樂道人之善也楚子爵隱公之世能達已僭稱武王其後縣大夫皆僭稱公聖人書經善則稱子惡則稱人而正陵僭也如楚人圍宋楚人滅庸貶而罪之以代其罰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自立罪弑隱公宋萬弑君捷書名以

賊之削去官秩除去族氏以示誅絕彰暴罪惡於萬世今豫雖廢得免萬死爲幸然尚稱僞齊若不誅絕何以昭示懲戒當削去僭號貶其官除其姓氏作僞豫傳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云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二年遷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紗衣至是言者方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皇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爲兩浙廉訪其謝表云孰云河朔村俗之人來領浙右廉問之事議者謂豫怨望之迹已見於此時抵儀眞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戊申今上幸維揚樞密院張昪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使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頻數不許謁見乃痛憾而去至郡惟務酷刑以報私仇而父子隱條犯者皆坐罪建炎三年已酉金虜寇改作兵至山東州郡例多戰守豫遣子刑曹掾承務郎麟部兵出戰爲金虜改作兵所圍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虜改作兵解去遣人啗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欲議出城見虜

酋改作金帥百姓遮道願死不降豫因縋城詣軍前通款
是年夏金虜改作人命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
使說汴京留守上官悟叛悟焚書以斬之豫又賂悟
左右二人喬思恭宋愿說悟悟亦從之時金虜改作之
天會七年建炎四年庚戌濟南有魚人得鱣者豫妄
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人言北京順豫
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
閒僉會推戴豫亦遣子麟以重寶賂虜酋此二字改作金闍
辣改作達蘭左右求僭立而闍辣改作達蘭遂注意立豫詭辭
乞立張孝純虜改作金主遂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士

大夫所欲立者時獨豫鄉人張浹應之曰願立豫是
月戊申金虜刪此字遣西京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知
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爲皇帝
國號大齊都於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疆封
並同楚舊豫遂僭立於北京其赦文有曰雖無虞舜
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慙德其悖逆如此以前宗政寺
丞李孝揚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吏部侍郎兼右
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
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
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弟益爲大名留守都水

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以爲東京以東京爲汴京改南京爲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强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者爲三衛官目曰翊衛勳衛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六年卽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乃建炎四年金虜刪此字四太子南寇改作下回以李鄴李俅李儔鄭億年臣豫以以儔爲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冬十月甲午遣孝純等奉寶冊冊前妻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民閒房緡以五釐納官十一月改阜昌元年李鄴留守東平鄭億年

吏部侍郎馮長甯自陳州歸附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鄆州李俅陽穀縣令是年依倣金虜刪此字法鄉各爲寨五家爲保推土豪爲寨長雙丁籍爲出戰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每調發一人卽同保四人家備衣糧器甲等費就本寨送納交於駐劄處充支在官無一毫之費惟正軍使臣效用官破請給各有差滄州進士邢希戴上書乞陰通朝廷結好夏國密圖金虜改作人榜於市云大國聞之與生靈爲害不細斬之又有百姓失其姓名酒醉扣門嫚罵豫云

劉豫你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又斬之
阜昌二年封子麟爲梁國公除尚書左丞相張昂權
右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以弟益守沈京李儔知
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緣德眞道
錄王從簡等捧表請遷都於沈京僧道賜齋史平補
上州文學張東罷右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
都於汴是日暴風揚施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
京杖罪以下放免曉示民閒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
不度僧尼道士奉祖考於舊太廟尊其祖爲徽祖藝
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徙弟益京兆

留守麟以境內簽軍爲十二軍在府以參謀機宜幹
當統領議事差委順習差使指揮使上中下三等守
闕上中下三等效用取士網羅人才置諸左右文武
並雜用不限資格僞宣節郎太常博士兼直史館視
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豫批云文賦幷非治天下
所宜尚然自前朝失理上恬下嬉怠意監牧國家創
業力爲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養馬爲急務而猶恐官
吏軍民多如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芻秣之道此賦
極陳馬之爲用使讀之者知此爲至重而不可忽實
有補於馬政視簡可減二年磨勘以示無言不酬西

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玉注椀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之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發掘古今山陵民庶墳墓求金虜賊寇發棺不盡者（刪求金至此十字）及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爲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遣子麟代謝相國寺中太一宮張昂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開封尹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秋九月長星見僞太后死謚曰慈獻宋愿上書言利害豫以說上官悟之故特錄用之授大總管府差委冬十月李鄴權右相范恭守左丞改忠翊郎爲昭果郎忠訓郎爲昭毅郎李俅言什一稅法利害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僞太后於東平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五月戶部侍郎馮長甯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條式三十二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皐昌敕令格式與什一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畧曰金師再駕攻圍汴都康王以帝弟之親總元帥之任握天下重兵號稱勤王自冬徂夏遷延六月移屯濟州坐視京師之危畧無進師之意及夫汴京失守二帝北遷康王謂天下之在已逡巡卽皇帝位

於睢陽自余觀之是耶定國應之曰非耶文多不載
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節除右丞金虜寇改
人攻蜀敗於王師五年夏成忠郎許清臣除殿前太尉
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眞宗皇帝玉石像碎爲二十八
段豫問可作材料否清臣答以斷首矣麟於是取一
段示右丞相張昪云此眞宗皇帝也已而擲之五月
開聖尼院佛像垂鼻衄三日百姓縱觀九月豫下詔
南侵至淮泗遇韓世忠游兵不得前繼聞皇帝親征
四太子宵遁調發盡淨始遣人語之麟乃晝夜兼行
二百四十里抵宿州少安西北大恐麟率僞臣寮上

言嘗謂中原制江表其爲形勢與强弱逆順之理何
啻得百二之利也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
之地然後爲帝王之眞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地
計其强者能自保一隅偶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
而墟其國者不可一二舉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爲晉
所滅陳爲隋所滅周世宗翦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
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處曉示奉豫旨依六年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夏六月汴京地震秋七
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
連日屋瓦皆震八月麟出獵陳留有義黨數百人欲

刦之南奔皆法外處死於汴京以弟復知濟南府觀
知淮陽軍冬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計貫陌收
稅知襲慶府李儔罵劾偽丞相張昪豫批云理合誅
戮尙念儔係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以寬貸追五官
與濠州蘆市酒監○舊校云歸本作添監七年春賜狀元邵世
矩一云邵光規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爲講武殿
開上安門爲眾安門朱雀門爲明昌門景龍門爲照
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大尉許清臣爲權大總管府以
子麟領行臺僕射令馮長甯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
謀李鄴行臺右相講議軍事發鄉軍三十萬號七十
四萬兩路南寇東路由荆山渦口犯定遠趨宣徽以
姪劉猊統之西路侵廬州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鑾
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知臨汝軍宋
著部夫到京子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於豫繼斬使
臣趙倚語人曰已斬趙宋矣尋進於濠壽之間東路
猊所統遇楊沂中擒戮悉盡西路麟所統聞猊敗望
風北遁失運車七千輛船七百隻迨歸亡歿散走者
大半器甲文鈔軍須犒設等物不可勝計建炎已來
王師獲捷未有如是之盛也於是廢猊爲庶人免復
官徙觀爲東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爲南路留守八年

夏四月政保康門爲清遠門是月梟鳴於苑又有梟數千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命能捕獲一梟者賞千錢五月無雲而雷起龍於宣德門捫滅宣德二字豫令修之秋七月聞人南回探報王師欲北征遣宣義郎楊堯弼乞師大金堯弼他辭改差戶部員外韓元美迪功郎游何金虜刪此字不許八月望順昌府馳報喜旗至京云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幷淮西兵十餘萬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了當九月十三日到京以歸首鄜瓊爲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劉光時爲北京大名府副總管趙買臣爲南京副總管

王世忠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兵馬副鈐轄其次皆遙授諸州准備使喚緝捕盜賊劉麟府效用使臣正軍請受恣縱皆不及朝廷則例皆悔恨獨鄜瓊以爲得策麟豫見王師必欲北征遣參議馮長甯使金乞併力南寇改作冬十月壬寅平原鎮濠寨官貢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驚曰齊帝星墜禍在百日之內同坐執之赴麟麟問可禳乎百祥曰應天以實不在修文惟在修德麟聞之豫以爲狂士斬之汴京閣門奏僧道見謝辭令拜豫批依十一月庚子豫以私憾殺汴京富民孟師齊於東門籍其

家貲豫遣人乞兵金金人先示難色豫乞愈堅不
得已許之俾令先調發齊兵會於淮上約麟單騎議事
濬滑之間麟以百騎從是月丁未至河上悉爲虜刪
此擒之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以數千騎馳赴梁
門登城以守丙午四太子與三路都統以數千騎守
宣德門東華門二酋此兩字改作繼從東華門入逼豫出見
閩辣改作達蘭以鞭麾騎逼豫於闕亭以羸馬駝之而去
四於金明池廢爲蜀王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僞齊
尙書省爲金虜刪此字行臺尙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
許關門仍以小番改作校揚言因民所欲皇惑眾聽稱

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
人教你百姓快活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
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有關文不在此數宮嬪一
百七十人姓身者九人其子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
外示節儉之狀而內爲淫泆如此獻妻得官進姊妹
得差遣如高之立宋緝紛紛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廉
公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併取二人進於豫遂
以公謹監禮部庫僞皇子府差使愼武郎侯湜出爲
長葛令有入已贓萬餘緡事發恐不免以姪女進豫
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天使陝西五路傳

宣撫問其淫汚有至於此僞位八年凡含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齠齔微至倡優無不自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掊尅之術酷虐鄙猥不可以一二記其數也有馬二萬四千匹在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貫有絹二百七十萬匹有金一百二十萬兩有銀二百萬兩有糧九十萬石方州在外劉觀劉益劉復皆豫之堂弟猥爲觀之子皆專事掊斂無他能獨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刪禮賢至此十字）頗有遠畧故廢豫日虜（改作金人）亦忌（改作之）俾經畧郎君以計掩捕其餘貸之若無故觀至今恣其任便居住僞后錢氏宣和間爲御侍淵聖時出宮配使臣張保義張爲賊虜錢從賊幾爲賊人所殺賣身與豫爲針線婢故舊在宮庭中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戴毛澄以忠言諫豫密通朝廷不納而害之至廢遷相州豫悔留錢五萬醮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在僞位八年年六十五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一校勘記

有翊補周室之力 補字衍 書名以賤之 賤誤作賊 而彰暴罪惡於萬世 脫而字 樞密院張慤 誤作張昂 凡父子容隱條犯者 凡誤作而脫容字 吏多戰守 吏誤作例 張柬 柬誤作東下同 豫與柬議欲出城見虜酋 欲字誤在議上 豫詭辭乞立張孝純 脫豫字 升東平府以爲東京 以字衍 以汴京爲西京 誤作以東京爲汴京 鄭億年臣於豫 脫於豫二字 雙丁籍爲出戰至不願者聽 一作雙丁籍一爲軍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爲伍單丁巡夜雙丁上教 教誤作藝 僞宣教郎 教誤作節 抵宿州始少安 脫始字 兩路南寇 至一作麟統之 分三

路南寇中路由壽春趨合肥以子麟統之李成關師古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趨宣徽以姪劉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彥舟統之

無雲而雷下脫忽字　賁百祥一作賈百祥

以數千騎馳赴梁門千字衍　而北軍亦不敢擾民此下應有豫之廢也四字直接第十四行有馬二萬四千匹至方州在外五十二字元係錯簡誤作有闕文

不在此數至不可以一二記其數也此應上接方州在外下接劉觀劉益劉復皆豫之堂弟云云元本錯簡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二

炎興下帙八十二

起紹興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午盡其日

豫在僞位求言榜曰九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竟膺重任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稱慶顧無能以副眾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更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陳奏無隱庶補昧隳共圖永濟

建元阜昌榜曰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

乃者卽位之初有司請尊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一振受命之元運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遷都汴京榜曰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居四方之上游名區奧壤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朕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議僉協將戒嚴而愼重宜先事以示期宣布詔音亶孚羣庶已期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知朕意焉

立錢后文曰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崇王化之基乃正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昭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廷宣揚顯冊咨爾錢氏性鍾婉靜德茂肅恭嬪於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下民氏啟吳越之王封地鍾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建茲創業緊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歡承長樂之欣宜正徽名式資內治褘衣翬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室蘭閨靡效漢家之侈蓋遵典禮匪徇私恩於戲惟恭儉可

以御純樸之民惟憂勤可以副厲精之意書稱嬀汭
匹虞舜以應圖詩詠洽陽配周王而受命勉師令德
永播徽音可立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
行

戒守令觀農榜敕曰朕撫有宇內五年於茲賤未而
貴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
比屋歸原於今田野未加墾闢閭閻之閒儲蓄尚寡
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耶古者循吏或出入阡
陌躬勸耕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
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能及茲
春首播植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力使地無遺利農民
亦當深念幸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惰游竭力
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於福壽
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稱朕敦本務農之意

冊忽朕命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刪修什一稅法尚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
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臣馮長寧等劄子又
臣等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今檢點
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成條式共三十二件並隨法申
明二十二件竊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爲善者周之衰亂已不能守秦漢而降隨時更變其閒雖或輕於什一而取稅更賦之類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閒有數年之儲苟不徇大法視爲甚多改成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彌望餓莩之滿道如之何爲君

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爲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其後稍紛更之率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爲定規名曰兩稅法陸贊常言兩稅新制耗竭編氓惟日滋甚是時行之未久而其弊亦已如此迨五代之季世遂爲民之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併售必膏腴減削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俯首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剖至有田宅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

法小折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高下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一例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大之詔夕下剝削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滅亡之由可爲寒鑑者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於孔子之高弟有若有若對曰盍徹乎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對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輕

也自上古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商周在下能知治民之道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世有天下國家以安生靈爲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則頌聲作中道明則百姓安在上有雍熙之美在下無大東之憂豈傷其時久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歟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拯民於塗炭之中慈儉勤勞務革貪饕爲循良化呻吟來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監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聖賢所行所言什一之稅多寡升降官不定籍唯據民所供歲入之

實數而定其出入無地不耕無田不井與助法同賢於夏后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豪右權要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姦因州縣奉行閒有乖方或煩苛或滅裂致百姓之疑惑厭苦者乘之肆爲浮言力圖沮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與夫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田升科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爲太刻按律應輸課稅以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輸計所隱准竊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壞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謂盜誹議藉藉多者扇惑眾聽惟冀幸眾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稅唯今之稅尤合樂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遊之侈外無佛寺道院之修崇內無嬖人幸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爲民圖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器甲者所以爲民平禍亂修城池樓櫓唯要緩急保民備河防邊鄙者唯恐倉卒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爲民民能知此豈忍有隱豈復爲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

所司鏤板行下杜絕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
必堅必信庶幾斯民感受實惠取進止奉聖旨依
金人廢劉豫指揮尚書省帥府議册立劉豫建號大齊
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爲隨路分駐兵馬至今
八年載念上國之兵久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闕
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
路百姓役用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兵力不齊爲
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
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保國
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實有幸位

初不能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昇平之意
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號令相從相度實爲過舉既知
其非豈不可以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
澤滂被霜露所霑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一民心變
廢齊國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爲長便奏訖奉聖
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臨室家不保有失從
初兩獲安便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之困苦宜依所奏
施行委所司速爲措置有其餘隨宜事件仍別商量
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收到隨宜事件開列如
後今行下元帥府照驗前項聖旨并處分事宜不得

有違士庶軍民不至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
指揮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一齊國自
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令依律令施行一知得齊
國差使繁重今悉從宜酌量減免一應據食糧軍人
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一據存留人數
各俵散隨州軍依舊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置窠坐
一切仍舊其有年老殘疾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
無歸並即分附舊來養老處所酌量賑濟勿令別致
凍餓一廢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
本鄉並與親眷團聚之人其郎主更不許識認或有
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只據有無將引去女兒即
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並妻女不在此限一齊
國後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餘並聽自願出嫁
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一內
侍人除摘留合用留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處住
坐一見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
民利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罪大小職官並與改正敘
用或有懷才抱道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
禮聘召量才任用內有才德絕倫者聞坐姓名申復
以憑不次陞擢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亂有

損壞一實在逃亡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卻
來歸投並免本罪優加存恤右下齊尚書省可照驗
卽日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
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
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置齊國
本圖靖難柰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於
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指揮到日卽
速遍牌曉諭隨處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
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聖恩普浹之意及
思多歲不獲甯居致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
心因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國公
事其大小職官輒勿誤省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後
更切用心撫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
用答宸心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執迷不順聽
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
昌年號爲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鎭大小官員并勒
依舊勾當所令見今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及係
官錢帛諸物文帳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放停不
得致錯或有住滯隱瞞別致違礙錯失悉仰准此天
會十五年十一月日金虜刪此字廢齊後差除一張孝

純與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臺尚書
左丞相一契丹蕭保壽奴改作保壽努兼行臺右丞相一
女眞溫御師中行臺左丞一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
一契丹蕭陳奇太師戶部侍郎一燕人張鈞禮部侍
郎一燕人王暈左司郎中一燕人左瀛禮部侍郎一
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一契丹蕭融刑部侍郎一
杜充男杜崇兵部郎中一被虜宗室趙子滌汴京總
判一張叔夜男仲熊光祿寺丞一僞齊右丞相張昂
知孟州一僞齊右丞范綦知淄州一僞齊李鄴知代
州一僞齊戶部侍郎馮長甯戶部尚書一僞齊吏部

禮部侍郎鄭億年吏部尚書一僞齊戶部員外郎韓
元英許州節度副使一女眞完顏胡沙虎改作乎沙呼汴
京留守一燕人蕭長壽奴改作長壽努汴京副留守一燕
人劉麟汴京同知留守一契丹韓睿爲都城警巡使
一僞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一僞齊司
農寺丞周廷權同知副留守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
許州一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一孔彥舟步軍
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一張中孚初廢豫授以節制
五路兵馬令依舊涇原安撫使一張中彥依舊秦鳳
路安撫使一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一慕容洧依

舊熙河路安撫使一關師古召到京依舊知西京一
王彦先知亳州一李世輔蔡州同知一趙榮依舊知
宿州一李師雄馬軍都虞候一王世忠步軍都虞候
一靳賽相州同知一趙買臣依舊南京副總管一鄜
瓊依舊知拱州一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一
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一僞齊殿前太尉
許清臣懷州同知一僞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
使
進封曹王册門下嚴寶册以薦鴻名既俯從於衆欲
布恩綸以敷霈澤宜大渙於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
有同寅之德聿班明命孚告於朝蜀王劉豫裕大而
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强諫聞於時頃
在東州以智畧英姿長於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屬
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
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强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
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永褒封之
典胙以陶邱之典易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
邦誓已堅於砥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
對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
千戶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謝封曹王表禮成大册渥澤霈普天特進列其封階不
遐遺於舊物望闕拜命闔門知恩伏念臣昔仕季朝
麤歷要宦昧圖存固亡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頃氏
將亡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箕子之來歸誠有
微能爰許大位辭不獲已服將若何承積年殘毀之
餘凡百事艱難已極闢寇讎之議愈堅措置之心要先成務於斯邦覬
俄加廢罷之議愈堅措置之心要先成務於斯邦覬
後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卽隨

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祗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
營兩手懽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有感鴻恩
自得清閑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
改封洎捧讀於訓詞若躬聽於御語温其如玉煖然
似春星斗輝輝麗燄然之天道典謨渾渾顯大哉之
王言徽軫爨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光生懸磬
之室榮張設羅之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
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
見知無善而常弗棄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敢不守
靖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爲名器之

羞臣無任

狀元羅誘南征議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應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庶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殊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業臣猶爲陛下恥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其所以上南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辭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臣今爲陛下言之臣觀高祖起於匹夫劍斷白蛇旗標赤幟獵販繒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擊秦王降子嬰以定關中暨徙封南鄭銳意東鄉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籍馬不停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以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也向使高祖隱忍遲發將且爲敗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勇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劉季君臣相去萬萬而趙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幾而取之是乃養虎遺患將使能咥矣今陛下特隱忍而不發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爲陛下決之其一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

以大金脅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勇速求翦伐成卽
爲君敗不失爲忠觀其猛弱坐而獲福此三王之舉也
臣竊薄之此雖三尺之童猶不可欺況爲人主哉陛
下獨不見張邦昌之禍乎以彼面奉符璽退而復辟
猶且爲藁粉況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猶有爲邦
昌惜者獨臣以謂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
其退懼不若不爲陛下果欲從此議以通舊主邦昌
之禍及矣非陛下不能患不改爾夫圖王不成其敗
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
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
又不然夫於越蠻夷之資困於會稽及行成於吳金
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然終以滅吳況宋之
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
鑄山之算倚煮海之利其所以賂大金者不過歲時
聘問講禮之道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齊若不
乘弊而擊待其羽翼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
地閒不容髮夫天與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
其三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閒得民心也若
簽而從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
說也夫趙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

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
故王之來所賴大金威惠故無異心使彼和問稍行
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
且民何恤哉如金國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
今幸許師既無物以犒勞其來而又不爲之佐則誰
肯盡心哉使萬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
爲計當因金國之師簽十州之民刼以征行使見其
故主凌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發及使趙氏不能
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則曰
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元子以儲貳之重亦不宜
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祚皆太
宗仗義而輔創大業躬親戎馬平定天下陛下縱未
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其師與民
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爲齊高祖而元子爲太宗
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
肯竭力以輔少主宜使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
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我齊得以永祚傳於無窮此
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
之且兩淮之廣膏腴千里實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
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者古之重地前有

長江之險環以太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
首而不可拔彼圖退保吳越畧無意於此殊不知兩
淮失金陵危則吳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
知其無能爲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徐泗搖蕩江
浙乘隙投間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陛下
可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
圖賢相以輔庶幾可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
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
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僻雖有政事皆
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
秦檜量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
大器然孤身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
臭駸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是數子
輩皆闒茸之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比相譏
詆此去而彼入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且以有倉
卒之變其君惸惸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
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
賢將彼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褊裨不良
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張俊尸
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則徒能糜費倉粟是三子者

曾無毫髮功僥冒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泆以奪其志而又各以權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欲其師克不其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眾招飢悴之夫患生於驕縱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恣橫之氣閒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爲念彷徨自傷覬覦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麾之不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惟城而太子者亦天下之大本也彼孤子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助又無儲位嗣續之託閹寺竊權勢傾朝野其不共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爲先彼自挈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粟兩浙之閒賦斂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邀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緊急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惑之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

僞豫詔曰敕奉議郎羅誘朕自乘時創業實賴英乂

當亡求賢孰爲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議碩謀遠畧灼見敵情輿論僉從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匹日下乘傳赴闕以候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醜定樂與卿共之安享太平豈不大哉秋涼卿比來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金虜改作張滙節要曰撻懶改作達蘭自宿遷北歸路由東北劉豫不之出迎更遣人議於撻懶改作達蘭曰豫今爲帝矣若相見無拜禮豫嘗拜撻懶改作達蘭撻懶改作達蘭怒責之盡卻豫贄獻之物不與之見大憾而去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改作不嘉撻不也改作托卜嘉撫掌嘆曰某渤海之大始姓氏三字改作族也金人初招某許某開國遼東後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之安閒不可得也豫山東守郡爾勢孤援寡出降而已而今當是任以是較之豈不負某耶

金虜改作張滙節要曰劉豫僞皇子府參謀馮長甯乞兵於虜改作金主完顏亶具言鄙瓊全軍請降自九月十三日到東京具陳過江自效之理今瓊爲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寇改作下虜改作金以廢豫之議已定慮豫

有眾之多陽許其行且遣使馳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眾除女眞萬戶拔束改博索爲元帥府左都監除龍虎衞大將軍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河閒府尹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改卜嘉爲元帥府右都監大乃渤海之姓撻不也小名也左都監拔束改博索居太原府陳村新城右都監撻不也改卜嘉托居河閒府新城起諸路番漢删此二字軍南寇改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於是下詔遣撻懶改達蘭兀朮改烏珠撻不也改卜嘉提兵以寇改下江南爲名之東京廢豫爲蜀王又遣撒離喝改薩里罕拔束改博索提兵以寇入川爲名之長安

擒豫弟益豫之立也高慶裔推之粘罕改尼堪主之虜改金主吳乞買改奇邁從之豫知恩悉出二人又三人虜改金之最用事者豫每歲厚有饋獻蔑視其他酋長删此二字故餘者無不憾之以謂我等衝盲矢石拓闢土地皆爲慶裔輩所賣矣豫雖有此怨謗而未至廢逐者以吳乞買改奇邁在位粘罕改尼堪當權慶裔用事耳至是吳乞買改奇邁已死慶裔伏誅粘罕改尼堪繼亡則豫之廢也必矣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改阿勒巴寨阿魯保乃女眞三路都統豫未廢日全人留之監豫故屯於瓊林苑○注阿魯保改阿勒巴撻懶改達蘭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

相州及乞魏王宅撻懶改作達蘭逼之行既近相繼發之
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
昔金人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又以有罪者徙其中
彼人視之以爲罪地如中國瓊崖之類地居燕山東
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保機改作拔
西樓是也巴堅
劉豫知臨汝軍崔虎來降
王倫高公繪使於金國回
王倫自金國回報議和之約且曰金許還梓宮及韋
太后又許還河南州軍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二校勘記

以昭受命之元運以昭誤作一振

前後指揮檢點一作據照　陸贄誤作陸贊　亶孚羣聽誤作庶　今檢點

自古上能行治民之道者古上二字誤作上古　在下能知治民之道者脫者字　修城池樓櫓者脫者字　亦各不得息肩

脫亦字　相從相度一作相度從初　今臣等議欲一民心議字衍　只據元將引去女兒元字誤作有無二字　諸物交移移誤作帳

金虜廢齊後差除此以下應另行誤連上段　女眞温師中行臺左丞相温師中誤作温御師中　行臺右丞相脫相字　非陛下不能

患不改爾一作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改爾　夫於越蠻夷之資一作天與

越以蠻夷之資

炎興下帙八十三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八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八日乙未知臨安府吕頤浩召赴行在

十四日辛丑僞知蔡州劉永壽殺兀魯孛堇改作烏噜貝勒率城中老小來降

劉永壽僞知蔡州爲淮西安撫使兀魯孛堇改作烏噜貝勒爲副永壽以小隙劾兀魯改作烏噜之罪金人移兀魯改作烏噜爲德州同知未幾忽報兀魯孛堇改作烏噜貝勒以女眞

刪此二字兵三千走馬來蔡州提轄白安時請拒之永壽不從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死之安懼謀泄卽拘永壽勒蔡州兵以待之兀魯孛董改作烏噜貝勒以其衆入城不爲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老小來歸朝廷岳飛遣張憲等往接納之老小多有復回不來者授安時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是時亳州宋超亦來降又中原士庶以金人廢齊之後多有挈老小來江南兼鄜瓊叛兵復有回歸者沿淮諸州皆招納應接之不暇矣

二月七日癸亥車駕發建康府

車駕在建康府參知政事張守常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正宜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强敵可爲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上言之宰相趙鼎欲還臨安守與鼎議於都省不合又詣朝上顧守曰何如守曰臣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上曰卿之言是鼎獨毅然遂不能奪守旣而罷去車駕遂還臨安

韓世忠岳飛來朝

王庶爲兵部尚書

王庶爲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秦蜀形勝利害
奏上喜之卽遷本部侍郎尚書
三月二日丁亥詔輸諸路宣撫置制使勵士卒帥守及
監司共濟軍旅
詔曰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反見於
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英威遞行天討上繼炎漢朕
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
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旣已申固邊圍將率六
軍是制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安基業非
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自今而後應諸路宣
撫制置使等闕其深戒不虞益勵士卒常若敵至以
聽號令帥守監司其合力同心共濟軍務罔或不勤以
副朕經營之意
三月七日壬辰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
制曰忠爲天下之賢聖人所以衞社稷誠者政事之
本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爲之寢謀
楊綰入相而豪右以之自化惟此鈞衡之任曾何今
古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秦檜秉德寬裕涉
道淵微守經權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建茲圖

舊付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二獻可替否守節不
阿蘊蓄龜先見之明有松栢後彫之操朕念朝夕之
誨必資左右之良在宣帝時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
時有若宋璟姚崇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
以道納君而唐室大競是用擢升右弼進處文昌躐
三等之榮階衍多田之腴賦期盡協恭之美試觀相
濟之能於戲啟乃心沃朕心尋欲聞於入告有其善
賞厥善汝無怠於旁招往踐攸司欽承休命

王庶樞密副使

先是劉光世罷軍政靡瓊背叛張俊擅棄盱眙還金
陵朝廷姑息諸大將不欲有所興革以王庶素有威
望故除爲樞密副使

四月十四日已巳詔遣王庶按行營壘察州縣弛慢失
職者

上委王庶視師江淮調諸路兵預爲防秋之計庶臨
上自大將三衙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
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軍容嚴整不敢仰視聞者聳
然蓋自多事而來未嘗行此禮也翌日遂行駐節淮
上乃移張俊前部張宗顏將七千人軍淮西復請於

朝授以節鉞就除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命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分淮東軍一軍屯天長一軍屯泗上緩急互相聲援劉錡軍還駐鎮江專隸樞密院以固根本岳飛聞庶視師淮上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張燾兵部侍郎

張燾召赴行在有旨令閤門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浚燾曰臣頃者備員後省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愚衷如內侍王鑑乃陛下親近委信之人其擅置御莊事臣尚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曰卿於交遊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知因問朕圖治一紀於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言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致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爲言於今七年所謂規模者臣未見其有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而夕改者有矣夕行而朝輟者有矣今日以爲是明日以爲非者有矣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蜚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矣曾未期年而或進或退豈

不爲黠虜改作強敵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論斷國事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失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爲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者上嘆息謂此誠方今之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肅兵部侍郎

金人殺知同州李世輔家屬

李世輔知同州與知華州王世忠謀來歸朝爲其下告變於折合孛堇改作綽貝勒世忠被殺金人西路元帥撒离喝改作薩里罕來同州欲謀殺世輔而世輔伏兵州廨執撒离喝改作薩里罕率兵走半途撒离喝改作薩里罕說世輔曰汝欲執我何往耶世輔曰往江南歸大宋耳撒离喝改作薩里罕曰若往江南江南方與大金議和大金以河南之地許還江南江南喜於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被害矣世輔曰何以爲信撒离喝改作薩里罕乃解其衣於近體褚衣中取出一文字卽金國主密發來退地之文世輔信之遂放撒离喝改作薩里罕命去世輔出奔爲金人所追且行且戰其下皆盡世

輔奔于夏國金人遂殺世輔一家親屬

五月劉子羽漳州安置

御史中丞常同言劉子羽陝西敗事之罪而責之

四日已丑監察御史張戒論和議難成

是時有報金人遣使來議和戊子監察御史張戒上

殿進呈第二劄子大畧言自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

有膏肓不可治之病主戰則諱言和主和則諱言戰

至於守備則不復講專持一家之說夫有國家者守

備不可一日弛也且使和議成猶不可況未成乎上

曰不如此國家焉得有靖康之禍戒字定復解州人

六月王庶還朝

有報金人遣烏陵改作烏陵阿思謀來時樞密副使王庶視師在淮甸有旨促還朝庶以爲議和非策乃上章言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陛下與賊改作敵有不共戴天之仇恐復見其使乎其將何以爲心其將何以爲容其將何以爲說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爲界則我之固有安用和爲若曰畫河則東西數千里荆榛無人之地儻我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重索歲幣以重困我矣不若拘其使而絕之章凡五上皆極論其

和不便下漆奏上二字不省至是還朝
金人遣烏陵改作烏陵阿思謀石少卿來聘
烏陵改作烏陵阿思謀來聘議和也烏陵思謀卽撒盧母也宣和中嘗爲和議使到京師者是也○注烏陵改作烏陵阿撒盧母改作蘇瑪拉王庶方自淮上還朝思謀到館庶再上章力執前議有曰陛下當兩宮北狩之後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未能克復故疆鑾輿順動而大將星列官軍雲屯百度修擧較之前日所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仇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眷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違人以事夷狄改作敵人乎不省思謀不出國書不赴都堂欲宰相就館議事宰相趙鼎不允思謀殆于歸期乃赴都堂鼎步驟進趨雍容中禮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所議者何事思謀曰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日尙不得更有甚好公事鼎問其所從來思謀曰王倫懇請之故來問割地思謀曰地不可求而得聽大金還與汝鼎以爲非好語是日宰執樞密同見思謀而樞密副使王庶不以目視之聞思謀之語有憤懣不平之氣鼎與思謀議定出國書引見之儀思謀氣稍奪及引見禮甚倨上問朝廷數遣使議

和不從今忽來和何也思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上曰俟朝廷議之思謀請上自決上令思謀退館以俟乃召宰相問之鼎堅執不可秦檜順上旨謂和爲便鼎以二相議不同乞罷宰相不許思謀初入境卽問馬擴所在時馬知鼎州上令急召之至行在俾馬入館見思謀因敘海上相見之好且屈指舉諸虜酋小字詢其安否思謀皆舉其封謚之號以答之因踏蹴不安（删且屈至此二十字）時復欲以馬奉使思謀懼其小已也乃謬爲言曰馬某舊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今日再遣恐必見留遂信不遣

王庶論不可講和

王庶在都堂與宰執同見虜（改作金）使烏陵（改作陵阿）思謀等謂思謀之言不遜順必有譎詐不可信且朝廷待之過矣乃具劄子奏云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虜（改作金）使烏陵（改作陵阿）思謀石（删此字）少卿除臣已曾有章疏論列虜（改作金）不可與和及再詢訪得烏陵（改作陵阿）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虜（改作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薶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貌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痴臣

未嘗交一談亦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顧惜也臣又竊聽其語詭祕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之問其事則曰地不可求聽我與汝且虜改作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若無虜改作金主自已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畧盡且虜性豺狼互有觀望刪又虜至此九字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徇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若虜改作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惰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體所憂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塗號奉使者朝在塗泥暮升侍從居廟堂而作經綸竊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威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不省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三校勘記

詔諭諸路宣撫置制使（諭誤作輸）是制復還臨安（是制二字誤作隸茲圖舊）彼必重索歲幣（重應作厚）可謂小康（可誤作所）

炎興下帙八十四

起紹興八年六月十七日辛未盡十月

十七日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戒奏論和議不可成

金國遣烏陵改作烏凌阿思謀石少卿來議和且有還中原故地還梓宮及歸淵聖之說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故地梓宮及淵聖必無可歸之理或恐太后可以還耳乃具奏曰臣昨五月四日蒙賜對嘗力陳和議恐難成之狀似蒙聖恩慨然開納且曰卿言善和議成否當置而勿論但嚴設備目今王倫既回虜改作金

使隨至兩國之交謀議曲折小臣不敢與然其畧可
耳剽而聞臆度而知也臣備員御史國有大利害義
當盡言況已蒙開納敢不畢其說臣竊爲今日之議
理有可必者畫大河爲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
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
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
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
虜改作來使決不能解侵伐之難虜改作敵强我弱國勢
殊絕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
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其或反是狂且癡矣敵國以我

爲狂且刪此字癡則刪此字焉得不招寇改作致侮乎臣恐其
以此卜我也我若懼以增德則彼必以爲智而不敢
伐我若喜而自寬則彼必以爲愚而無所憚昔智伯
欲襲衞遺之乘馬先以之璧衞君大悅諸大夫皆喜
而南文子獨有憂色衞君問之南文子曰無方之禮
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而彼有以來是以憂
也於是衞君修津梁捍邊城智伯不敢伐我今未有
以勝虜改作彼而虜改作彼初非憚我虜刪此字一廢劉豫
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
梓宮歸淵聖之意此正所謂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

之先也南文子所憂而以爲善可謂智乎石勒欲擒王浚而奉牋劉琨郭威欲篡漢室而迎立湘陰恐敵或乘之也臣揣虜改作敵情若非襲我則必恐我或乘其後耳是皆款我之意而柰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遷延往返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人延慢於我臣恐不足以講和而適以足招寇改作致侮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亦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虜人二字改作彼暫去復來財地卒兩失之耳自古豈

有兵不能勝貨財可以卻敵復國者或兵強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厥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游說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爲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爲陛下謀之輒罄愚直具盡如後乃盡十二條盡切事機貼黃云臣謂淵聖固不可歸而太后或可歸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繫於勝負而家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虜

人貪婪惟利是視刪理勢至此十二字改作以此揆之太后有可歸之理昔太祖常痛恨開運猾夏之禍自刪常痛至此十字登極專務節儉乘輿服用一切簡素別貯供御羨餘之物謂左右曰俟及三百萬緡當移書北虜改作庭贖晉朝陷番改作被陷百姓況陛下爲太皇后雖縮衣節食可也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强乃可望耳齊弱周强而宇文護之母遂歸況陛下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御史中丞常同戶部侍郎向子諲中書舍人潘良貴並罷

遺史曰先是秦檜向子諲范同請與金人講和魏矼常同慮其詐和請善備之潘良貴主戰上命侍從官共議子諲執講和良貴大叱之及同奏事子諲與良貴交爭於殿上上知同爲子諲辟客必附子諲也故固問於同同乃以稱和爲非而以良貴爲是大忤上旨由是同及子諲良貴皆罷以同知湖州同字子正邛州人父安民爲侍御史事哲宗常言蔡京之罪被貶書名元祐姦黨世多其忠同以政和八年登進士第累官知郴州紹興三年宰相呂頤浩薦其正直擢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舊按云宋史子諲入見語言煩褻潘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

色變閤門並彈之常同言良貴無罪忤旨於是三人俱罷子諲出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不肯拜金詔乃上章力言宜卻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則予諲之廢棄正以不附和議故也遺史所載是非失實諸類此不可不辨

劉錡移軍鎮江府

劉錡自廬州召還以主管馬軍司公事移軍屯守鎮江府王庶請之也

三十日甲申張戒奏議和務先戰守

朝廷議遣王倫奉使迎請梓宮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議和務先知戰守乃奏論和狀其大畧云臣爲朝廷計外則姑示講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志名則不忘決戰之志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此誠至論而臣之所以前後進言於陛下者也自古能戰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也又曰使眞宗無蕭撻覽改作達蘭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又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上甚納之

七月王倫加端明殿學士使於金國以請梓宮

金國使烏陵改作凌阿思謀來故復遣王倫也

八月八日辛酉詔申飭邊備

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上國申問諱日祈還梓宮

尙慮疆場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
忽於遠圖安於無事所以過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
畧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禦乏善後之謀臨
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於衷爾其嚴飭屬城
明告部曲必謹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愈遠愈堅更念
久長之計以求無窮之固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
咸體朕衷

巨師古軍和州

馬擴爲沿海置制副使軍於鎭江府

九月韓世忠張浚岳飛來朝

參知政事劉大中罷爲資政殿學士知處州府

先是金人遣使來講和好也劉大中附合趙鼎之議
以爲不可秦檜怒令蕭振言其罪罷其參知政事以
資政知處州

十月劉錡來朝

趙鼎罷爲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知紹興府兼浙東
安撫使

金人有許和之議上與宰相議之趙鼎堅執不可講
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朝議宰執奏事退檜獨
留身奏講和之說且曰臣以爲講和便上曰然檜曰

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以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與則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堅確不移方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羣臣干與上欣納之鼎議不協遂罷宰相出知紹興府首途之日檜奏乞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俟於津亭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檜將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然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之意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八十四終

但嚴設備具、具誤作目　然其大畧脫大字　今日之議理有可必者一作今日之議和有可得者　無方之禮方一作力下同　南文子所憂而以爲喜喜誤作善　卽或得之卽誤作亦

炎興下帙八十五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日甲申盡二十日壬寅

十一月二日甲申張戒奏論金人遣使詔諭江南事

金人遣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蕭哲爲明威將軍以副之朝廷遣起居舍人范同爲接伴使且入境甲申張戒以臺官本職上殿因進劄子云臣昨疏十二事陛下雖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虜敗作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

禮也曾不得爲孫權乎一則明威一則詔諭此二者何意虜（敗作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者何事虜（敗作彼）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臣觀虜（敗作金）使今日之事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不從臣爲朝廷計上策莫如峻辭拒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目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尚可少忽乎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至今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謂和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敗作致侮）亦願陛下記之是日午漏戒再具奏曰臣昨十七日面奏臣觀今日朝廷措置太后雖有可歸之機未必有得歸之理蒙聖問何故臣奏乞侯王倫回日爲陛下謀之又云主戰主和政如醫者喜用大寒大熱藥夫寒熱豈可專用一物用藥貴對病議論貴中理臣謂今日和戰二議雖不可盡廢要不可專主獨有嚴兵謹守此議可專主耳

三日乙酉張戒奏論和議利害

乙酉張戒再具奏云人臣謂謀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敗作致侮）也

禮部侍郎曾開奏論不當講和

有報金人遣張通古持詔而來禮部侍郎曾開以謂不當忘仇讐而講和好乃具劄奏曰臣聞越王勾踐因夫椒之敗棲於會稽切齒忿惋不忘報復雖卑辭厚禮臣妾於吳奉幣貨粟外示衰弱然勞身焦思坐臥嘗膽折節下士陰爲兵備者二十有二年乘吳之隙一舉而滅之會諸侯而致貢於周橫行江淮號稱霸主此無他堅大志而謀先定故也楚地方千里帶甲百萬戰勝攻取嘗雄於諸侯而惑於張儀之言貪商於之地東絕强齊之好西受暴秦之欺懷王入關而不歸頃王逃歸而不恥甘心侵侮日益顛錯土地蹙削國祚衰微終至併吞取笑後世此無他貪近利而忘遠圖故也今女眞敗作金人之於國家有秦人欺楚之勢而我之待彼也無越人報吳之心信其詭謀僥倖講和稽之前古爲可憂考之今事爲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妾敗稱號損金帛以難得之時爲無益之事可不爲慟哭流涕哉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今欲鞏固宗社保守疆圍安輯黎元經畫國事若陛下不先定志不去無益其何以成功

乎夫戎狄豺狼不可保也（删夫戎至此九字）自用兵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明之驗不待考諸古而可知況今虜（改作敵）敗酋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置戰艦備糗糧簡雙丁無非爲入寇（改作深入）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耶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則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可決何必紛紛爲他說乎竊聞虜（改作金）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釁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爲心以楚爲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圖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强於外則雖不求而自和矣貼黃臣竊見虜（改作北）使之來所繫甚大內外臣僚章疏劄子皆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

十九日辛丑令侍從臺諫詳思講和利害條奏

金國使張通古蕭哲入境上欲屈已就和已與秦檜議定更令侍從臺諫詳思條奏乃降旨曰有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

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
奏來上限一日進入
禮部侍郎曾開奏不當講和
右臣伏奉今月二十日詔旨云云臣蒙器使叨冒侍
從待罪禮司欲進一言特建一論則臣有僭越之罪
今臣幸蒙詔訓條具利便以聞臣不避斧鉞之誅醢
俎之罪極言切論之且虜（改作金）人之論議必不出此
策欲窮我國欲慢我勢欲弱我兵講和而用事釋怨
以興師臣恐此覇縻之道當思雪憤之恥臣伏見陛
下三遣王倫迎梓宮費耗巨億終無梓宮之還臣子

莫不聽信酋虜（改作彼國）豈有講和之議是故歲中兩遣
使者來臨欲議割地之禮今朝廷信此等之論故傾
心待之今陛下降睿旨條具（來上）云欲使陛下委質於
他人昔魏祖欲併孫吳吳主將欲迎之魯肅建策於
孫權曰肅可迎操將軍未可且肅迎之操當以肅還
鄉黨品其名位不失作下曹執事將軍迎之將安歸
乎且一孫權尚思一戰終峙吳國況陛下承藝祖撥
亂戡定之區秉列聖守成修文之業而不揆此恥也
今賊（改作敵）歲幣建議增歲幣之語又是姦詐也是故賊（改作敵）
歲中多來此觀我釁而　操我策豈不竭我力而

慢我兵哉臣未喻其言也且歲幣乃邦賦之餘則可以供之昔章聖不欲竭我力而付之虜（此字改作契丹）富弼乃議權場之貨百有五十萬所收乃其地所入章聖故出聖斷今遽得之故疆費用幾何陛下竭民之膏血而緝理之京師乃諸夏（改作立國）之本也陛下豈不欲都以正人君之號立宗社而清宮室修園寢而迎淵聖蕭條之餘供此不貲之費幾年而得安何年而臻治迫於國用稍有不前則劉豫是其規模也臣願陛下睿斷挫其來使豈不幸哉臣爲陛下策之今我兵革堅利有憤威之勇效死之力嘗膽思奮是故賊（改作敵）有和之議願陛下戒諭諸軍將增修武備牢固邊陲發揚征討之令豈不人人願死於敵場既我增修武事以觀其釁乘機進兵於都邑（有闕字）也非賊敢（二字改作彼）有議然則陛下雖不遽絕其使但以古禮而待之則亦不可費兵而專候於他也皇天照臨此心事無不濟矣若屈志於賊（改作敵）臣願先刎頸以謝眾議願陛下察之焉臣具此數言未盡愚心續當面謝進呈以聞謹奏（舊校云今陛下睿旨條具其下疑有闕文）

禮部侍郎會開罷爲寶文閣待制宮祠

會開奏論不當講和與夷狄共事（此五字刪）不報開見秦

槍具言不可通和之狀檜不答開引石晉奉契丹之
禍以證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以
言不從卽乞罷去遂除寶文閣待制宮祠
尹焞除禮部侍郎兼侍講
制曰得遺賢而萬邦甯舉逸民而天下服自季路原
憲於游藝以爭先而蔣詡薛方亦稱述之未廣流風
既遠此道寢衰我得其人躋諸近列具官尹焞口誦
百氏腹笥九經先王遺言聞諸師訓君子所養得自
躬行蓋動靜之有常以進退之可度申公已老屢辭
加璧之招裴秀居申時赴追鋒之召奏篇迭上聖道
益明顧我荷橐之班謀我佚賢之地擢居宗伯仍侍
金華往其欽哉服我休命尹焞以太常少卿兼崇政
殿說書焞方以疾告在中禮部侍郎會開以待制宮
祠罷去遂除焞爲禮部侍郎除張絢爲太常少卿焞
卽以太常少卿職事交代與絢力辭免乃以待制提
舉萬壽觀
二十日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條奏屈已
就和利害
兵部侍郎張燾奏淮都省送到劄子一道云云臣竊
惟虜敗作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

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善其言甚甘以爲信然竊考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甲兵之盛也憚我土地形勢之强也而遽有此議其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劉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閒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爲深仇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主厭兵爲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虜酋二字改作烏奇邁已死新酋之改作其主新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虜改作敵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爲謀矣此陛下所以必信無疑欲屈已而聽之也然茲事體至大振古所無豈虜改作彼能爲實關天意臣請一爲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又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則自古有天下國家者其治亂興廢曷嘗不本乎天我祖宗受命於天光有天下奕世戴德百數十年不幸至宣和間天下之亂極矣天用降禍於我國家以致靖康之變二帝播遷九族轉徙宗廟隳廢陵寢邱墟土地陷歿天下板蕩是豈人力之所能爲哉

上天假手於虜（改作彼）而已矣今虜（改作彼）一旦盡欲以
歸於我亦豈人力之所能爲哉高高在上必有監此
者矣由是言之今日之議使天未悔禍則未見其可
使天既悔禍則無（此字改作亦）所不可豈狂虜所能輕（刪此）
六字哉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
也虜（改作敵）騎屢犯（改作窺）行闕卒以無慮天所保也歲
在甲寅一戰而敗虜（改作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
戰而卻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鄜瓊雖叛乃爲
僞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
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佑之所致也臣以
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
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强以享
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言無不利則何
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爲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
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
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
乎不能混一今此宣議惟姑聽之而無必信可也彼
使既已及境勢固難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
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復强我
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既行之禮待之則事何患乎不成若其

初無此心二三之說責我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讐之志便當命將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羣臣數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於虜改作敵而取必於天而已若乃畧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夷虜刪此二字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

上覽奏曰朕非不知此第興兵以來殆將一紀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朕兼愛南北實所不忍故不憚屈身以成和卿第思之肅遂退遂有再上章之意

吏部侍郎魏矼條奏屈已就和利害

吏部侍郎魏矼奏臣準樞密院劄子聖旨以大金遣使至境意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捧讀再四不覺涕泗之橫臆也仰惟陛下悼梓宮之未還念母后之在遠傷陵寢宮闕之久稽汎埽思兄弟宗族之未得會聚痛南北兵民之未得休息意欲屈已就和誠有不得已者然臣聞天下大戒二事親惟孝事君惟忠所宜奉以周旋不可失墜者也陛下爲親而屈孝誠至矣羣臣事陛下其得不盡忠乎臣素不熟虜改作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

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僞齊使之屈膝令受北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今需於我謂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既爲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戴一紀於茲天命有歸何籍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需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爲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故爲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詭詐之删此二字情故可見矣儻或輕易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爲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楚人衷甲吐蕃刦盟前史載之詳矣庸得不慮乎且禮經復讐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天子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爲親少屈更欲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考之古誼酌

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虜（改作金）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胡虜（改作金兵）侵淮甸矣天啟陛下之心六師鱗次江上力爲戰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虜（改作金）人約再遣使大爲誹謗之語陛下悟其姦（此字刪）計遂引去臣是時以居言路屢陳自治之策前後數千言不過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不過刪）此十字章疏具在可考而知今陛下因虜（改作金）使之來博詢在庭愚初不知和議曲折顧將何辭以對抑聞孟子云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與三軍耳縉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於縉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國之大事（此刪）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己事目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爲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備也帝堯稽於衆舍己從人以成帝業苻堅不從舉國

之言終致淝水之敗利害較然明甚臣固知陛下孝思之切力能就和而臣所言如此誠以陛下之深知不敢有隱以爲己私也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惟陛下留神幸察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事必難從（難誤作不）酋虜豈有講和之意（意誤作議）吳主將欲迎之（主應作諸）是故賊有講和之議（脫講字）我既增修武事（我既誤作既我）於都邑非賊敢有也（於字衍所誤作敢）豈狂虜所能輕重哉（脫重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六

炎興下帙八十六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癸卯盡二十五日

丁未

二十一日癸卯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上疏

是時侍從臺諫各以己見應詔旨奏聞於是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同進劄子曰臣等聞之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故自古人君設施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

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伱惟陛下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返也母后可還也宗族地土可得也故不憚一屈以建非常之功此陛下之聖孝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虜改作金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以遽爲卑辱之事以啕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虜改作敵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族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言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我之爲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虜改作金使人境伴使北向再拜問虜改作金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爲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眾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宴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立國危亂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

同輿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至爲虜攺作金所紿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僞然後可從如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燾等謝館職官上疏論和議未便

左奉議郎秘書省著作郎臣胡珵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史館校勘臣朱松左朝散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張愼左宣教郎秘書省著作佐郎臣淩景夏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常同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范如圭謹齋沐

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聽魯仲連而罷新垣衍帝秦之議者魏安僖王是也甘商於之詐而受張儀割地之欺者楚懷王是也蒸惟陛下聖明天縱博貫古今是周宣光武中興之主也豈有不及魏安僖王而下同楚懷王者哉臣之所弗信也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是將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爲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爲君父死之爲有宋宗社死之爲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爲無名乎或難臣曰子之言新垣衍張儀

之說是也然今日之事且不與楚魏同何也王倫之言彼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質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顒顒望之十年而未能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雖使主上爲是一稽顙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蘇秦奏倉卒之謀張儀捭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滎陽成皐之閒常置太公俎上約高祖降矣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屈則分羹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氏有矣惟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爲天下戮力焉故至於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盡而割鴻溝東西之約自至太公呂后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迫而與連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闕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徹而成卒各不下數萬皆虓然不移彼方肆毒而稔惡未有可圖之釁刪彼方至此十三字彼以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幡然若是何爲也哉顧易曉爾彼恃夫蠶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喜故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之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虜

使之至四字改作來使無已時蓋坐弊敵國使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或不憚一費而獲永甯猶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子產之言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惰之兵屯戍不用鬱其憤憾緩急曰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行成虜改作金之和使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行成割地之無厭故至於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虜改作金使講和之得策其禍豈可勝道哉而況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狼子野心鳴

鏑於父子之親而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疏矣刪而況至此三十六字彼以和之一事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勉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讐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嘆之赤子柰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會閔之行此五字改作甘心受夷狄之三字刪此侮不過曰使我獲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遑卹其他臣恐聖慮未必得所求而禍生於意外之所未嘗防也豈可不爲寒心哉信如道路之言則虜改作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

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我一事耳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淵聖皇帝何在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柰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輕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徼倖彼犬羊（删此二字）苟獲濟其不遜而藉躪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計而倫之在虜（改作彼）爲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以臧之猶卻眾謀況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疏遠小臣然於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縻廩祿無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愛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

宰相秦檜方主和議力贊屈己之說以爲此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庭上從其言其議已定而外論紛然羣起以攻之檜大懼起居舍人勾龍如淵獻計於檜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濟矣檜大悟遂擢如淵爲御史中丞人皆駭愕

二十五日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

書曰○舊校云是疏以澹菴先生本集校正臣謹按王倫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改作金專用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改作來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改作金人南面稱王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豺狼刪此二字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監不遠而倫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改作他人之天下祖宗之位爲犬戎刪此二字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虜改作金人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改作他姓移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皆左衽改作陷邊方廟庭之宰輔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刪此八字改作易主異時豺狼無厭之求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會不若童穉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刪夫三至五十一字此倫之意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

變亂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此二字改作其情僞已可見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誓讐而不報含垢忍辱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敵計改作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一屈膝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不爲慟哭流涕長太息哉鄙者陛下閒關海道危如累卵尚不肯臣虜敵改作況今日國勢既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如頃

者醜虜陸梁敵改作北騎奔馳僞豫人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吾豈遽出虜字删此人下哉今無故欲臣之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索此魯仲連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固不足道也秦檜爲心腹大臣而亦爲之計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

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頭者禮部侍
郎曾開等以古誼折繪繪乃厲聲折之曰侍郎知故
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知而乃建議
命臺諫侍臣會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已令臺省侍從
共分謗耳有識者皆以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霸者之佐尚能變
左衽之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
裳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
管仲之罪人也（刪孔子至此六十八字）孫近附檜遂得參知政
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知可否

檜曰虜（刪此字）可講和近日可檜曰天子當拜近曰當
拜臣嘗至政事堂發問而三不答但云已令臺諫侍
從議之矣嗚呼身爲參政不能贊佐大事徒取充位
如此若虜（改作北）騎長驅近豈能折衝禦侮邪竊謂秦
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聽臣之計羈留虜
（改作來）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
而氣倍不然臣赴東海而死甯能處於小朝廷而求
活邪書奏市井閒喧騰數日不定秦檜上表待罪有
詔檜無罪可待乃復治事銓遂罷

王庶論和議劄付

第一劄子曰臣竊聞王倫自金國奉使回及金國遣使前來將到行在臣先奉聖諭前來江淮措置邊防莫獲親詣黼座與聞國論臣承乏樞庭不得默默自已輒貢愚忠冒瀆天聽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虜改作人侵軼歲逾一紀前來乘全勝之勢直擣江淮我國之師未嘗不退縮以避其鋒逮至紹興甲寅冬番僞改作僞豫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致彼奔潰而去又丙辰冬逆雛傾國南向陛下再統六師壓江淮表裏之衝皇威大振番僞改作僞豫始知所畏於是遣使告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篤隣好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彼其技窮跡露畏我國家乘閒長驅故設此謀沮我師銳氣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卽遣使求梓宮往返之閒一年有半尚未與決固已墮彼計中又聞去年金人以欺詐刪此三字廢豫僞庭用事之人奔走四出百姓日虞左衽陷淫昏之俗衆情反側虜酋數輩在關中者若據爐炭危疑迫急莫甚刪百姓至此三十於斯時若刪此字國家乘機會一麾則中原雲合響應其深謀卻顧不得不再遣使也從違之閒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虜改作

金使之來甘言厚貌不出二策一則以淮爲界一則以河爲界若以淮爲界則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爲我有安俟以和爲請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望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跡彼若誠實與我乃故疆遺民豈可同僞豫之不恤尙應十年無征役以蘇息之則賦何自而出彼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又豈可加內郡之賦以償不毛之土必以二十萬兵宿於遠餉無用之地假以歲月焉得不自困弊彼之爲計可謂盡善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庭之臣立爲一定之論若以淮爲界則我賂之何益若以河爲界則瘡痍殘民撫存不暇還定安集非俟經五稔不可賦調所議歲賂五年之後方可津遣先慮而議猶恐未至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以戰則不可以賂則不給皆墮其術中是宜陛下宵旰深思洞察以爲經久之圖狂瞽之說仰瀆淵聽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第二劄子臣近緣措置邊方徧到沿邊州郡及與守臣次第會議聞虜改作敵中自廢豫之後遼人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眾其意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場今之簽軍又非

昔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今歲若不乘機會舉兵要納節乞閑韓世忠亦以爲然臣方欲到榻前縷細開陳今聞使人入境必大有需索若以梓宮爲說如言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僞（刪此三字）未易可保今陵寢陷殁豈特徽宗顯肅兩梓宮而已若割淮畫河議和兩淮我今有之夫河南則千里邱墟勢須屯兵持守揆諸事力支持不行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彼必以此三說疑我正當剖析曲直利害逆折其詐彼利於和必委曲不得已而從我切望斷自宸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議之無落奸謀之便天下幸甚

第三劄子臣聞季孫行父之爲臣見有禮於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才竊有志焉臣近聞前此虜（改北作）使傲慢無禮多許金幣方稍恭順如此番使人來不可復循前轍欲望陛下先遣人諭旨以方在諒陰聞使人至摧慟不堪爲言不須遽令朝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與大臣趙鼎商議如此少破其奸計又得徐觀趨向在朝廷爲得體抑少挫其銳此事與大臣議之必無不可者惟是王倫決以爲不然彼方要朝廷曲從虜（改作

敵意以成一已之私此人不達大體前日自陳有廢豫之功如此大事人皆知之尚敢欺誕其餘何所不至萬望聖察臣無任云云

第四劄子臣自聞虜改作使之來蚤夜往來於胸中仰恃陛下兼聽之明臣敢進千慮之得常談末論猥瀆公車竊度陛下不以爲未然抑將信而行之是以愚臣感深激發益竭其心苟有所知不敢不盡願復畢其說夫戎狄豺狼刪此四字宴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生人面獸心之類變詐百出刪人面至此十字自下添金人二字渝海上之盟以至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乃不慮晏安酖毒之戒尚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誠僞以陛下之聖固難逃於照臨然而但不可輕信其說又不可遽見其使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陰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夷之使乎改作外國使臣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怒憤能言之類孰不痛心乎刪此字陛下既抱負永訣之痛將見不共戴天之讐其將何以爲心又將何以爲容亦將何以爲說臣愚伏願陛下以宗社之重深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使人只令趙鼎而下熟與商議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

國體爲宜臣恭依詔旨見今兼程前去奏事誠恐臣
萬一未到闕下之日虜（改北作使）先以授館陛下不疑
而易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聽采納天下幸甚
第五劄子臣准省劄子令疾速依累降聖旨赴行在
奏事臣緣在廬州伏暑臟腑加之乘騎未得見沿流
兼程前詣臣以虜（改北作）使入境屢貢狂瞽上瀆聖聽
特蒙寬貸未賜誅斥比聞使人經過州郡傲慢自尊
畧無平日禮節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
至有打造金醆百端須索肆言駭聽臣昨所上封事
初言陛下方在諒陰不當遽見使人且以挫其風稜

兼於國體爲得次言虜（改金作人）講和非其本心奸（改作深）
謀詭（改作巧）計用之有素次言地界歲幣事關宗社
未易輕議仰惟聖明必深察其當否區區妄庸何所
逃罪然臣資稟愚直心懷憤懣不能自已輒復論列
幸陛下恕其再三之瀆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
一定之論越之滅吳在驕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
從其閒或出或入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點虜逆天犯
順（刪此六字改作臣思金）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
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改作我）國方突騎陵京闕初
以和議爲解暨大兵圍城仍以和議爲辭二聖遠播

中原板蕩十餘年閒衣冠之俗（刪此四字）蹂踐幾徧血入犬牙吞噬靡厭（刪血入至此八字）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而再受虜人（刪此二字）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爲可信乎劉豫之廢虜人（此二字改作）敵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降將或生顧望國家一旦出師必有內應者此設講和之說遣使款我昭然無疑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莫若拘其使而怒之彼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也虜（改作）敵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銳氣驟奪殞敗可立而待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讐且謝使人勿與相見一切令與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嚮隨事酬應最其下者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儻陛下采其愚忠用濟機會臣敢不罄竭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爲妄誕不切於事則臣之智慮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帥及諸大將議論皆云若失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於事功至於抵掌擊節皆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臣不敢愛死以報萬一干冒天威

戰灼無地

第六劄子臣奮身寒素無能報稱特荷眷知任擢廟堂臣之遭遇世無以過朝夕以思欲效涓埃願助海岳去安卽危惡生就死豈人情哉伏望聖慈擴日月之明息雷霆之怒或鑒一得爲幸非細近者虜改作金人議和非本至誠實有包藏臣數有章疏未蒙俞允臣不免再具危懇上瀆天聽伏望居高聽卑旁燭無私少爲鑒察虜改作金人之謀不過有二一則爲己一則爲我捨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爲己者不過彼被外訌內叛互相猜忌擁兵角立莫敢先動故設爲此謀以待平定徐爲後圖此爲己之計也所謂爲我者必以爲金幣已足不須多積土地已廣不須多占又陛下事之至謹心懷仁恕懇懇之至切哀憫悔禍欲立盟好永爲隣壤此爲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之若虜改作敵爲已謀臣故慮之熟矣若爲我謀臣死不敢信惟陛下留念無忽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六校勘記

今持虛文以來　持應作特　而事有不可測之者　之字衍　苟獲濟其不遜無稽之謀　脫無稽之謀四字　而蹂躪以逞　蹂誤作藉　則眾謀不進事　事字衍　猶卽眾謀　卽誤作卻　以古誼折檜檜乃厲聲責之　檜誤作繪　責誤作折　三發問而三不答　脫上三字　皆可斬也　皆誤作亦　聽臣之計　一本上有然後二字　臣赴東海而死　一作臣有赴東海而死耳　甯能處於小朝廷而求活耶　於字衍　王庶論和議劉子　子誤作付　乘機會一麾　會字衍　與臣咨目　目誤作自